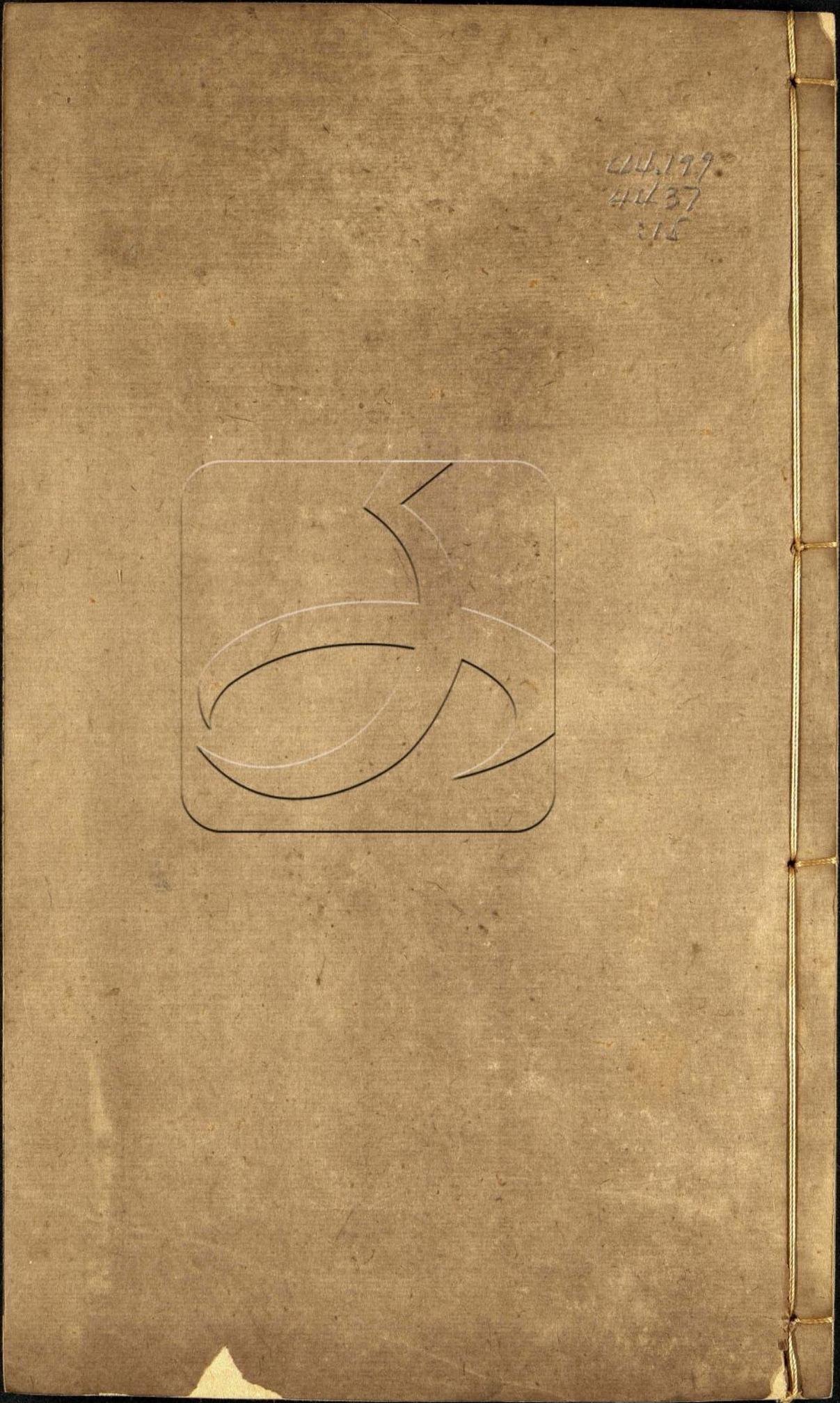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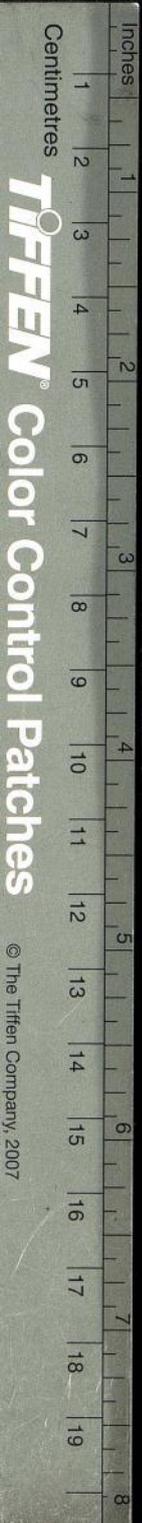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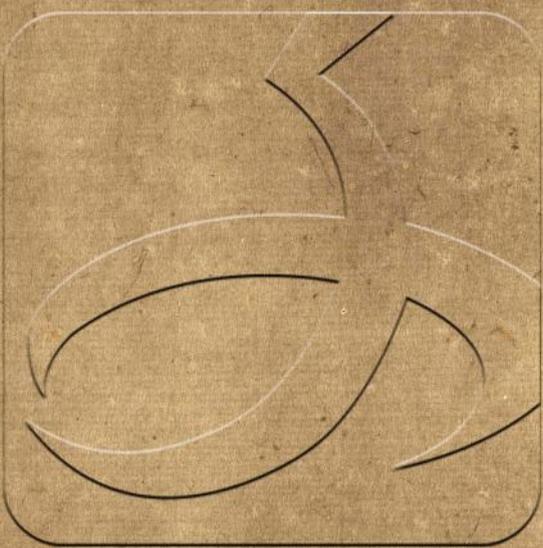


44.199
44.37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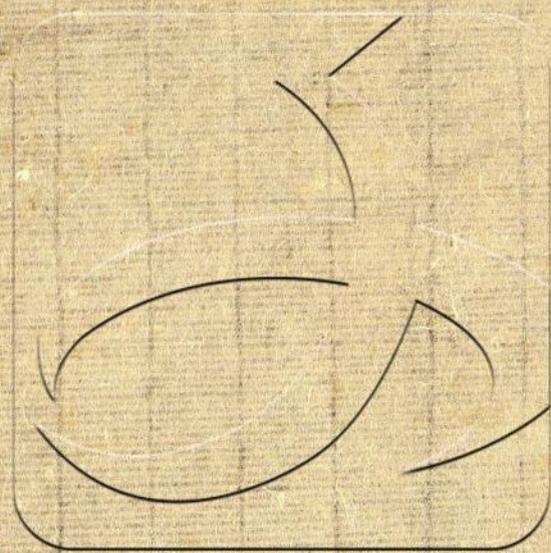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十八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
 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
 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
 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
 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崑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

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此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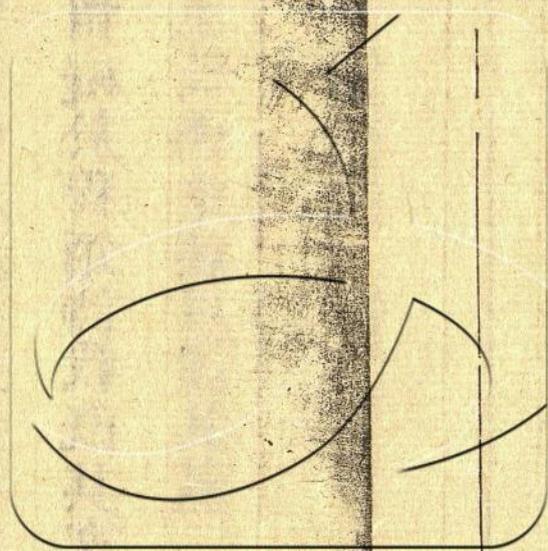
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
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
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
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
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
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
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
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
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
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
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
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

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侍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

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劔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銀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竦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

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
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故
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
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賴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
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
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
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
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
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
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
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
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
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
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清儲祥之宮無
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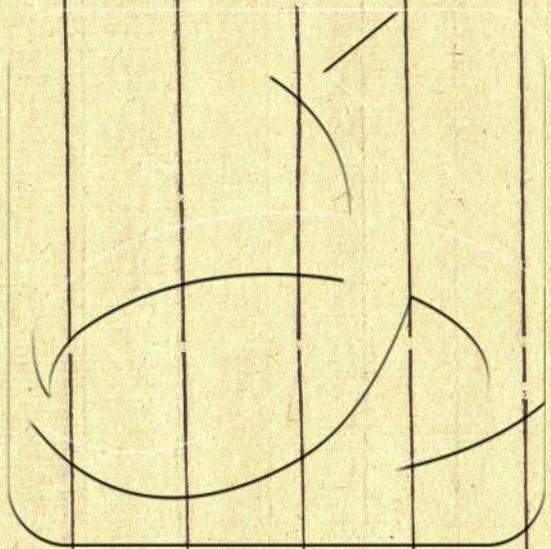
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
 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闕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
 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者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
 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簠相以銘詩震于四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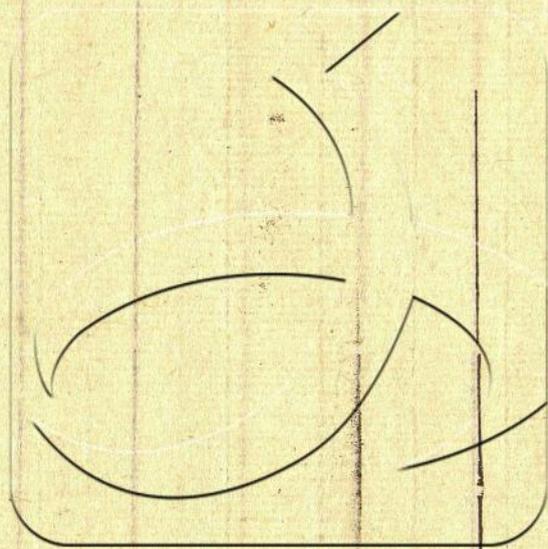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
 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
 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一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
 城世祖初平天不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荒何足以辱
 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
 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
 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臆州將濟賧粟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
 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

東坡集卷十一
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軼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止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
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
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
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
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
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
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
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

散居頰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於淮頰間
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頰人世祠
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蕤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
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而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
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
張秉奉詔益新頰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
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
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嘗
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
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
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
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
有生我則從之淮頰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
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頰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
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救療疾病驅
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鷄四簋
其饜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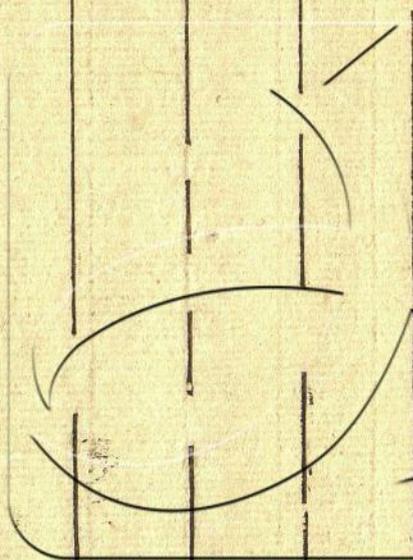
東坡集卷六
十一
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
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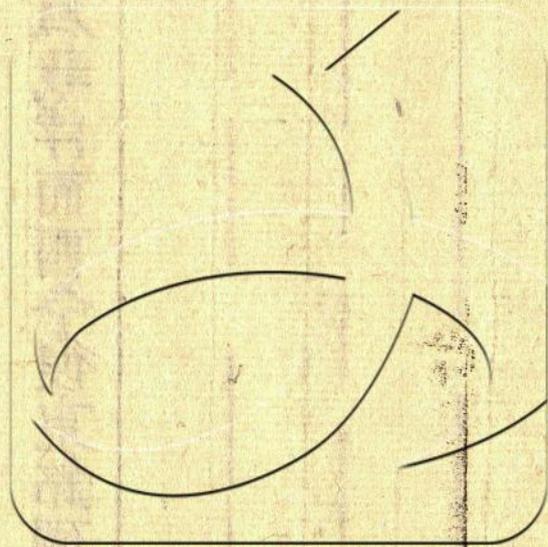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
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邱尼若夢恍
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
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
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
石峯巖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
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
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

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甌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二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首寶甚嚴恭庇廡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鯁龍鷄鵝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玉霸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泊乎山鬼反璧夫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

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
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杳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
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
將軍用之如虎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
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
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
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音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
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
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
 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
 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
 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
 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之師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
 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
 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
 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
 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
 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
 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
詩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後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
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
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
君主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鱓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燂牲鷄卜羞我
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畱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二年其子岍除喪來告于朝曰先
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噓
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
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
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
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
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
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

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諱抃字闕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間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

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
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
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
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
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
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沆
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
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沆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
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
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
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
稅吳克鞫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克真卿皆出知軍
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
京言吳克鞫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
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
許補故闕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
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
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爲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

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

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官

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疎鑿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

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
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
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
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
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
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
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
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

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

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
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
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
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譴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
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
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
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

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大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畧而燕

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異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於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三姓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地杭人哀之公奏因其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三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

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一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屺也。今爲尙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儻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

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亦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追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旣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

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二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

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克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界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

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
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
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
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
乃馳還都以曉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
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
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
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
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

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
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
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
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
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
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
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
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眞宗仁宗之德
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

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會祖母劉氏祖母趙氏
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
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
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大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
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州李廸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
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
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
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
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
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
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
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
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
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
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
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
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

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乃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同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遂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趙昞乳臭兒必敗死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脩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

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
 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與宜使宰相以故
 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
 丙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丙降納上前曰恐
 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為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
 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
 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

脩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
 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
 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
 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
 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
 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
 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
 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

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
 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
 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
 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
 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論公曰此朝廷特用
 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
 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
 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
 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
 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
 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
 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
 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
 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

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
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
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
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
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
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
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
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
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
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
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
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
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
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
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
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
者聽流民取之其王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

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塋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訃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憂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憂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

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
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
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
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
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
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
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
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
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
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
之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
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
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
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是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
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

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上疏願

益威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

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丙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大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

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
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
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
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之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
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
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
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跂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
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
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
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二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
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
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
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
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
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綴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尙德之
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

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
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
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
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
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
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
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
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
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
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
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
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
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
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十有
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儂兵交兩河腥聞于
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
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

東坡集卷一
三六
剔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此戎謂帝我驕帝聞
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錐名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
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
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克其庭云有天赦已
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
撫摩水滌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
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
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
賦作頌以配崧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

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
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
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
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
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
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
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
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
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
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
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尙
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尙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
中書令兼尙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
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
且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
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饋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
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
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
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
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者賦詩三十
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
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
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具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
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鄧陶饒真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

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克者與與郡人胡順之
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
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
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與欽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
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
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
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
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
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

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
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脩起居注朝
廷欲用脩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
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料察在京刑
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
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毋
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
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
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且夕爲學

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王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選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叅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叅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而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

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

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禱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聞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之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

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

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
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諸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
問賜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
職田租賞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
爲大畧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
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
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仁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
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
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
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
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
不憚帝嘉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壹不
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岐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悛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司馬溫公神道碑

是書錄對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

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間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警蹕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造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
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
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
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
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口惟天下之至
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
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
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
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平故臣論公之德至
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
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
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
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
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趨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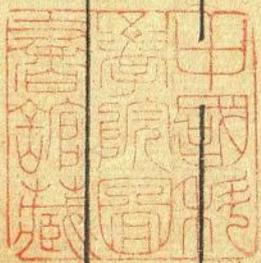
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稟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

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襪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
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
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鼉村上以御
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
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
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
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
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

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
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
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
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
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
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
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
僕射乃出勣於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

而紹宗與勳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一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70025362

